

“跑”是怎么有了奔跑义的*

张 雁

提要 本文考证“跑”表示奔跑义的来源。此义和“跑”的兽足刨地义没有关系,是从跳跃义演变来的,产生于宋代。表示跳跃义的词不少有疾走义,可为旁证。本文还讨论了“跑”字的音义关系。通过文献考察得知,“跑”字宋代产生奔跑义时已由並母觉韵误读为口语常用的刨地义的“跑”字音(並母爻韵),到元代浊音清化,平分阴阳,变为滂母阳平调。明代晚期从阳平调变为上声调,是以音别义的结果,普通话继承了这一读音。

关键词 跑 音义关系 以音别义

1. “跑”之奔跑义来源的现有解释

汉语表示奔跑义的动词从上古到宋元时代,主要是“走”,后来被“跑”代替。王力(1958/1988:748)认为,“跑”的奔跑义可能是表示刨地义的“跑”转化来的,唐代已然,其例证如(1),不过仍指兽类而言。

(1) 红韁跑骏马,金镞掣秋鹰。(唐·马戴《边将》诗,《全唐诗》卷556,四库全书本)

蒋冀骋、吴福祥(1997:248)赞同王力的观点,进一步解释意义引申的理据,认为“野兽刨地,动作频频,与快跑相似,故引申为奔跑”,但指出马戴诗中之“跑”仍为刨地义。

根据语料调查来看,唐代“跑”没有奔跑义,蒋、吴的解释是对的。不过,对奔跑义产生理据的说明虽有见地,但难以解释以下两个方面的变化:1)意义上从没有位移特征到有位移特征;2)句法上从带受事宾语到不带受事宾语。另外,“跑”的声调变化也需要说明。

蒋绍愚(2005/2012)详细探讨了从“走”到“跑”的历史更替,认为表示奔跑义的“跑”出现在明代,明代李翊《俗呼小录》:“趋谓之跑。”可见在明代奔跑义的“跑”是一个口语词。文献上最早体现“跑”代替“走”的是《西游记》。至于这个“跑”和六朝表示“足刨地”的“跑”是否有关系,不很清楚。下文证明“跑”的奔跑义和足刨地义没有关系。

2. “跑”产生奔跑义之前的意义

“跑”产生奔跑义之前主要有四个意义:兽足刨地;蹴踏;踢;跳跃。依次说明如下。

2.1 兽足刨地义

《广韵·肴韵》:“跑,薄交切。足跑地也。”此义最常用,至晚魏晋时已有,如:

* 本文初稿不同版本曾先后提交俄罗斯第一届汉语语言学与汉学国际会议(2019年10月3日至5日,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莫斯科)和汉语历史词汇语法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2019年10月18日至21日,北京大学中文系),会上承蒙董秀芳、蒋玉斌和汪维辉、沈培等先生指点;后又在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第五十期学术沙龙(2019年12月20日)报告,得到李红印、王海峰、周守晋、施正宇、杨德峰、刘元满等同人指点。《中国语文》匿名审稿人提出了中肯精到的修改意见。文章修改过程中得到赵彤、熊燕等贤友帮助,获益良多,在此一并谨致谢忱。错谬之处,概由作者负责。

(2) 子不见夫鸡耶?聚谷如陵,跑而啄之。若纵子之意,则与鸡岂有异乎?(《孔丛子·儒服》①)

(3) 滕公驾至东都门,马鸣,跼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晋·葛洪《西京杂记》四)

此义后泛指刨的动作,不限于刨地,如:

(4) 南人多买虾之细者……用浓酱醋先泼活虾,盖以生菜,以热釜覆其上,就口跑出,亦有跳出醋碟者,谓之虾生。鄙俚重之,以为异馔也。(旧题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下,据《四库全书提要》,此书可能成于五代时。)

(5) 冻痹两股铁,跑抓双鬓蓬。(宋·梅尧臣《冬夕会饮联句》,《宛陵先生文集》卷11)

2.2 蹴踏义

《玉篇·足部》:“跑,蒲笃切。蹴也。”《广韵·觉韵》:“跑,蒲角切。秦人言蹴。”此义汉代已有,文献中用例不多,但时代最早,是“跑”的本义。如:

(6) 雹,跑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蹴跑也。(《释名·释天》)

2.3 踢义

《广雅·释言》:“跑,趵也。”《博雅音》:“步卓。”即步卓反。《集韵·觉韵》:“《博雅》:‘跑,趵也。’一曰蹙之也。弼角切。”又“趵,从足击也。北角切。”(清方成珪《集韵考正》卷9:“‘从’字当依《类篇》作‘以’。”)按《集韵》的解释,“跑”读弼角切时有二义,一为“趵”,一为“蹴踏”。而“趵”的意思是以足击,即今之踢。②此义各辞书失收,唐以前文献用例很少,宋元时期偶见。如:

(7) 唐韩晞常知永丰仓,有一马,乘来日久,遇过客,有一蜀马,啗颇甚,晞令取来,系于庭树……此马努目,斜睨于晞,忽然掣缰走上阶,跑晞落床,屈膝于地,将啗之时,晞所乘马系在别柱,见此,亦掣断缰,来啗此马。(唐·皇甫氏《原化记》,《太平广记》卷435)

(8) 晋州吴权府佃客五月间收麦,用螺车般载,一小厮引头,被一螺跑倒,又咬破三两处,痛楚不可忍。(元·罗天益《卫生宝鉴》卷21) [“螺”同“骡”]

(9) 时有弓弩手,骑以战,陷于淖,下趋马,为敌得,将逸,敌有持马首者,为马跑踏于前,复有持马尾者,亦中后踉而死,它莫敢近,人皆奇之,赋《奇马歌》以志异。(元·吴会《奇马歌序》)

此义由蹴踏义引申而出。“蹴”“踏”二字也有踢义。如《汉书·枚乘传》:“弋猎射,馭狗马,蹙鞠刻镂。”颜师古注“蹙,足蹙之也。鞠以韦为之,中实以物,蹙蹋为戏乐也。”《汉书·霍去病传》:“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蹙鞠也。”蹙,同“蹋(踏)”。

2.4 跳跃义

《正字通·足部》:“跑,博高切,音包,跳跃也。”此义字书记载甚晚,文献用例宋代以前已

① 该书旧题秦博士或汉孔鲋撰,宋以来被疑为伪书。黄怀信(1987)考证认为,该书为孔鲋及孔氏子孙利用前人材料编撰而成,最后成书时间当在东汉桓、灵间(公元167—168年)。孙少华(2011:63—64)支持这个结论。傅亚庶(2011:607—608)综合陈梦家等人考证该书引用《尚书》文句所得出的结论,认为该书最后成书“应在曹魏末至东晋时期”,即东晋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前后。

② 匿名审稿人建议踢义与2.2节蹴踏义合并,“蹙鞠就是踢球,可见踢与蹴踏不分”。在古人的概念中很可能确实如此,例(6)“蹴跑”似乎也是兼指踢与踩踏,浑言无别。“踉”(“踢”的古字,《说文》:“蹙也。”)《广韵》:“蹋也。”亦可证。但细究起来,二者还是有细微不同。“踏”主要指脚向下用力,兼指突出击物,“蹙”同,只是用力小些,“踢”则主要指脚旁出击物(参看王凤阳《古辞辨》71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趵”(北角切)表示以足击物,为踢义,以足击地,则为踏义。本文为了说明“跑”之跳跃义是从蹴踏义而非踢义引申而出,故仍分立二义。另外,《王力古汉语字典》《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等工具书“蹙”“踏”之踩踏义和踢义都是分立义项的。

有明代仍见用。宋代用例如:

- (10) 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宋·苏轼《祭常山回小猎》,《东坡诗集注》卷23)
(11) 明年是日亲饲马,马忽跑跃,蹠其左肋下,即死。(宋·洪迈《夷坚丙志》卷3)
(12) 至大宁寺,遇二樵者,短小瘠瘠而甚精悍,自言善搏虎,……虽然,必有以发之而勿亟也。使其跳梁跑蹠,气索力惫,不能有为也,……然后搏之,则无遗虎矣。(宋·李弥逊《宣城水西道中杂言》,《筠溪集》卷21)

例(10)“跑”为腾跃之义,“跑空”即腾空。元任士林《雪窦淳上人求施大钟序》:“出二十里,遂有雪窦,飞瀑千丈,激雪跑空,玉乳金沙,时一发露。”(《松乡集》卷4)方回《乙巳三月十五日》五首之一:“渊静涛飞亦壮哉,冷泉亭右闸初开。一时变作跳空雪,万众惊闻喷壑雷。”(《桐江续集》卷28)“跑空”与“跳空”同义。明代用例,如欧大任《胡马游猎行》:“貂帽猪靴大耳儿,萧梢射鹿名无敌。跑空一箭忽向天,海东青游落双翼。此时此马甲胡中,赵家承旨传真迹。”(《蓬园集》卷2)例(11)“跑”与“跃”同义连用。例(12)“跑”与“蹠”同义连用,与“跳梁”义近。“蹠”有跳跃义,《大宝积经》卷97:“又如诸猕猴,跳蹠岩树间。”慧琳《一切经音义》卷15:“跳,跃也;蹠,亦跳也。”又如唐柳宗元《行路难》诗之三:“蟠龙吐耀虎喙张,熊蹲豹蹠争低昂。”

“跑”的跳跃义也从蹠踏义引申而来。下面例(13)(14)中的“跑”既可解释为蹠踏义,也可解释为跳跃义,是意义引申的证据。

- (13) 蜀之先有蚕丛帝,又高辛时蜀有蚕女,不知姓氏,父为人所掠,惟所乘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于众曰:“有得父还者,以此女嫁之。”马闻其言,惊跃振迅,绝其拘绊而去。数日父乃乘马而归。自此马嘶鸣不肯斂。母以誓众之言告父。父曰:“誓于人,不誓于马。安有人而偶非类乎?能脱我于难,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马跑,父怒,欲杀之。马愈跑,父射杀之。(《图经》)(宋·谢维新编《事类备要》前集卷52民事门“马头娘”)

此例所述之事也见于《太平广记》卷479“蚕女”条,“父曰……”之后为“马愈跑,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皮复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③又见于《蜀中广记》卷71“蚕桑”条:“乃父不欲践言,马跑嘶不斂,父杀之。”例(13)引自《图经》,其时代不确定,但不会晚于北宋,很可能是隋唐时代的文献。其他两处记载都引自《仙传拾遗》,为五代杜光庭辑录隋唐及以前文献而成。因而,这个例子至少可以说反映了唐五代时期“跑”的用法。语境提示,这个“跑”不能解释为刨地或踢,因为马刨地多为找水喝或找草根吃,或局促不前之时;踢人或其他动物,则当出现被踢者;而马在愤怒时多跳跃踏地,故此例当解释为蹠踏或者跳跃。蹠踏即以足击地,完成这个动作,脚必先跃起,因此,蹠踏义引申出跳跃义。下面例(14)“跑”“蹶”连用,仍然可两解。

- (14) 赵光辅尤善画番马……至于戏风拽绳、吃草饮水、奔走立卧、嘶啮跑蹶、瘦壮老嫩、弩良疲逸、羸羸疾病之状,莫不精致,全夺形似,略无失处,未有能继之者。(宋·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卷2)

此例“跑蹶”与“奔走”一样,同义连用。“蹶”有跳跃义^④,《说文·足部》:“蹶,僵也。一曰跳也。”《后汉书·班固传》:“尔乃移师趋险,並蹈潜秽,穷虎奔突,狂兕触蹶。”李贤注:“《广雅》曰:蹶,跳也。”由此可判定连用的“跑”也可理解为跳跃义。

然而,“蹶”还有蹠踏义。《汉书·扬雄传上》:“若夫壮士愠慨,殊乡别趣,东西南北,骋耆

^③ 此条最后说“出《原化传拾遗》”。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985页)认为书名讹误,当出《仙传拾遗》。所言甚是,此条将该书与《原化记》糅合而误。

^④ 《汉语大字典》此义未举例,《汉语大词典》此义失收。

奔欲 扞苍豨 跋犀犛 蹶浮麋。”颜师古注“蹶 蹶也。”《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蹶石阙 厉封峦。”李善注“郭璞曰：蹶 踏也。”《文选·张衡〈思玄赋〉》：“蹶白门而东驰兮 云台行乎中野。”李善注“《汉书音义》韦昭曰：蹶 踏也。”

“蹶”的蹶踏义很容易被理解为跳跃义。《庄子·秋水》：“吾跳梁乎井干之上 入休乎缺斨之崖 赴水则接腋持颐 蹶泥则没足灭跗。”陆德明释文“李云：言踊跃于塗中。”此例“蹶”为蹶踏义 青蛙踏泥 则必先跳跃 因而陆德明所引阐释句义 亦不误。《吕氏春秋·知化》：“夫差不听。子胥两祛高蹶而出于廷。”高诱注“蹶 蹈也。传曰：鲁人之皋使我高蹈 瞋怒貌。此之谓也。”^⑤《经义述闻》卷19“《左传下》鲁人之皋使我高蹈”：“《说文》：‘蹶 跳也。’蹈亦腾跃二名 故高注训蹶为蹈。《淮南·原道篇》曰‘经纪山川 蹈腾昆仑。’蹈腾连文而其义相近。《乐记》：‘发扬蹈厉之已蚤。’蹈厉谓腾上也。《广雅》曰‘厉 上也。’《楚辞·远游》曰‘徐弭节而高厉。’蹈厉连文而其义相近。又曰‘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列子·汤问篇》曰‘师襄乃抚心高蹈。’皆谓腾跃而起也。凡人喜甚则高跃 怒甚亦高跃。故曰高蹈瞋怒貌也。”《经义述闻》说明“蹶、蹈”都有跳跃义 形容愤怒或欣喜时的行为状态 实际都是从蹶踏义引申而来。例(14)“跑蹶”连用 可解为跳跃 也可解为蹶踏 都形容马喜怒时的状貌。

从蹶踏义引申出跳跃义的词 除了“蹶、蹈” 还有“蹶”。《楚辞·九章·哀郢》：“心婵媛而伤怀兮 眇不知其所蹶。”王逸注“蹶 践也。”《淮南子·主术训》：“一人蹶耒而耕。”高诱注“蹶 蹈也。”《文选·傅毅〈舞赋〉》：“蹶地远群 閤跳独绝。”李善注“许慎《淮南子》注曰：蹶 踏也。”引申为跳跃。《说文·足部》：“楚人谓跳跃曰蹶。”《方言》卷1：“楚曰蹶 自关而西 秦晋之间曰跳。”《文选·曹植〈七启〉》：“跃捷若飞 蹈虚远蹶 陵跃超骧 蜿蜒挥霍。”吕向注：“皆舞貌。跃 轻也；蹶 跳也；陵跃 踊身也。”（按 李善注“《广雅》曰：蹶 履也。”）

“趯”也从蹶踏义引申出跳跃义。《广韵·觉韵》：“趯 足击。北角切。”上文据《集韵》认为足击即今之踢 其实 足击也指蹶踏。《玉篇》：“趯 足击声。”即蹶踏声。唐元稹《田家词》：“牛吒吒 田确确 旱块敲牛蹄趯趯。”（《元氏长庆集》卷23）“趯趯”即牛蹄蹶踏（干硬土块）的声音。“趯”引申出跳跃义后改变了读音。《集韵·效韵》：“趯 跳跃也。巴校切。”“趯突泉”之名乃“趯”之跳跃义的比喻用法。宋曾巩《齐州二堂记》：“自崖以北 至于历城之西 盖五十里 而有泉涌出 高或至数尺 其旁之人名之曰趯突之泉。”^⑥《元丰类稿》卷19）

^⑤ 《王力古汉语字典》（1379页）“蹶”字条[备考]中给出跳动义 引《吕氏春秋》此例及高诱注 并加按语说“‘蹈’即跳动 两手高举而行 两个衣袖自然舞动。”按 这个“蹶”似应读为“擻” 揭举义。《墨子·公孟》：“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日之丧 是犹俳谓擻者不恭也。”洪颐煊《读书丛录》卷13“擻者”条“《礼记·内则》‘不涉不擻’郑注‘擻 揭衣也。’谓袒衣与揭衣 其露体不恭一也。《晏子春秋·外篇上》：‘吾讥晏子 犹譬俳而高擻者也。’其义与此同。”俞樾《诸子平议》卷7“今日吾讥晏子譬犹俳而高擻者也”条“譬乃譬字之误 擻乃擻字之误。高读为咎。以高为咎 犹以咎为皋。……《墨子·公孟篇》：‘是犹果谓擻者不恭也。’此即俳而咎擻之义。……擻诚不恭 俳则更甚 故曰‘譬犹俳而咎擻者也。’”我们认为，《吕氏春秋·知化》中的“蹶”与《墨子·公孟》和《晏子春秋·外篇上》中的“擻”同义，“两祛高蹶”即两袖高举而露出手臂 这是伍子胥因夫差不听其建议而做出的愤怒不恭的举动。这样解释可能比高诱的注释更合情理。本文此处引高诱注 目的在于说明“蹶”可训为“蹈” 而“蹈”由蹶踏义引申出跳跃义 与“蹶”同 进而说明“跑”也有相同的意义引申路径。《吕氏春秋·知化》中的“蹶”读为“擻” 不影响这个结论。

^⑥ 张生汉（2011）认为“趯突”之“趯”与“突”同义 皆突出、鼓起义。所论切当 但“趯”何以有此义 似乎还应与其跳跃义有关。感谢匿名审稿人提醒笔者注意此点。

另有“踹”，《广韵·换韵》：“足踹，丁贯切。”即今之跺脚。《淮南子·人间训》：“追者至，踹足而怒。”高诱注“踹足，跃足也。”《说文·足部》：“踹，足所履也。”段玉裁注“《篇》《韵》有踹字，丁贯切。今俗语谓用力踏地曰踹。”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乾部》：“踹，今苏俗曰跳脚。”从文献用例来看，很难说“踹”已有跳跃义，但高诱注和朱骏声的解释无疑显示出跳跃义与蹴踏义之关系密切。由此可推断，“跑”之跳跃义当从蹴踏义引申而来。

2.5 小结

综上，“跑”在产生奔跑义之前的四个意义中，蹴踏义是本义，此义在三国、唐代和晚唐五代时期分别引申出足刨地、踢、跳跃三义，其中最有可能引申出奔跑义的是跳跃义。^⑦

3. “跑”从跳跃义引申出奔跑义

3.1 意义引申变化的例证

上节所论“跑”的四个意义中，跳跃义最有可能引申出奔跑义。以下三个例子中的“跑”既可以解释为跳跃义，也可解释为奔跑义，是意义处于变化中的例证。

- (15) 历来双凤阙，律动半山坳。草色揉蓝染，花名篆字钞。膘肥熊自扑，香满麝争跑。乳雉翔仍集，鸣禽语渐剿。（宋·陆佃《再用前韵呈毅夫》，《陶山集》卷1）
- (16) 翼而翔飞足而跑，倘轻来此遭讥嘲。伟哉两鹿义漆胶，生铁挺角铜为胶。（宋·张镃《当涂叔祖生朝以顾亮画双松鹿雀为寿》，《南湖集》卷3）
- (17) 禹驱龙蛇不驱蛟，依然跽此山之坳。有时渊停忽奔放，如负山走如玉跑。昔时萃渭正如此，咨尔来者无空嘲。（宋·周文璞《翠蛟亭》，《方泉诗集》卷3^⑧）

例(15)描写的是麝，例(16)描写的是鹿，这两种动物都性喜跳跃、奔跑，尤其是麝香满囊的雄麝。因此，这两个“跑”解释为跳跃或奔跑皆可。例(17)描写蛟有时奔跑腾跃的状态，“跑”与“走”共现，意义显豁。陆佃(1042—1102)是北宋人，张镃(1153—1221)、周文璞(生卒年不详)都是南宋人，皆与姜夔交好。可以断定，至迟南宋“跑”已从跳跃义引申出奔跑义。

到元代，仍有“跑”可作跳跃、奔跑两解的用例。如：

- (18) 今之学佛家，嚶嚶然守其师说，枯坐于山林深阻之中，引一世趋之不为劝，群千万人排之不为阻者，皆是矣。非徒若是而止，充其道，虽使虎狼跑前，蛇虺跃后，决无有心怖而色挠者，自信之笃，而物不能动也。（元·戴表元《山阴慈恩院法华会记》，《剡源戴先生文集》卷4）
- (19) 今夕三五夕，我已为君谋。长铗贮十斛，百结青丝兜。截江取紫蟹，攀树摘红榴。周垣设茵席，矮几陈脯脩。步登白云屏，待月豁醉眸。划然白蝦蟆，跑出黄金球。又若摩尼珠，跃出骊龙湫。吐吞大地影，晃漾东南浮。老兔玉杵臼，搗作人间秋。（元·金粟道人顾阿瑛《金粟冢中秋燕集诗画卷》七十韵）

例(18)作者戴表元(1244—1310)是宋末元初时人，该文作于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五月(据刘飞《戴表元及其文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298页)。此例“跑”与“跃”呼应，解释为跳跃没有问题，解释为奔跑亦无不可。例(19)据《金粟冢中秋日燕集后序》(见明赵琦美编《赵氏铁网珊瑚》卷14，四库全书本936页)，该诗作于至正庚子年中秋日。此例也是“跑”

^⑦ 曾良(2019)注意到“跑”有跳跃义，惜未看到跳跃义与奔跑义之间的引申关系。感谢赵彤兄将此文转给笔者参阅。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⑧ 《方泉诗集》(四库全书本)卷3“山之坳”作“小之坳”，误。此据宋陈起编《江湖小集》(四库全书本)卷58《方泉小集》所收《翠蛟亭》诗改。

“跃”呼应,毫无疑问当释读为跳,若忽略腾空向上的行为特征,只关注快速移动的特征,则意义就相当于奔跑。该诗说中秋的月亮初升时像黄金球,而后像白蛤蟆突然快速地从黄金球中跳/跑了出来,细腻地描写出醉眼中月亮的变化。^⑨

奔跑和跳跃这两种行为常常相伴而生,为“跑”从跳跃义解读为奔跑义提供了客观条件,上举(15)-(18)所描写的行为正是如此。以下(20)(21)是“跑”字引申出奔跑义之后“跑跃”“跑跳”连用的例子,描写奔跑跳跃兼而有之的行为,不能仅解释为跳跃了。

(20) 我职分符省风俗,狐兔必扫豺狼逐。於菟跑跃最英雄,罔人肥己当先戮。林飙泠泠山月落,伏虎欲行还踟蹰。(元末明初·谢肃《谕虎》,《密庵集》卷2,四库全书本)

(21) 令军二十人手足抵地,作犬声而进。星令士卒跑跳哮叫而进,一冲前阵,其势如劈竹。(明·唐顺之《武编前集》卷4)

上文已说明“跑”至迟南宋开始从跳跃义引申出奔跑义。只是宋代用例很少,且都用于动物,到元代用例才多起来,并用于人的行为。如:

(22) 十万兵摆列刀枪,一个个跨上绵羊,遇相持准备逃命,夹回马跑到良乡。(元·无名氏《程咬金斧劈老君堂》,明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本^⑩)

(23) [外扮白鹿上跑科了][正末云]可是奇怪也,兀的不是只白鹿,不免赶将去。我拈弓在手,着箭。(元·无名氏《程咬金斧劈老君堂》,明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本)

(24) 早知来到快跑远接,跑的紧了一定吃跌。(元·刘唐卿《降桑椹》)

(25) 花溪腊月差丁戌,妻子跑来入城府。(元·沈梦麟《壬寅岁夜坐有感》,《花溪集》卷2)

例(22)是人骑马跑,(23)是演员扮演白鹿跑,(24)(25)都只是人的行为。

3.2 意义引申变化的分析

“跑”字之所以从跳跃义引申为奔跑义,是因为这两个意义有三个相同之处:(a)表示的都是不涉及受事的行为;(b)都具有位移和步态腾空的特征;(c)都具有快速移动的特征。不同之处是:跳跃义主要是脚步快速腾空向上,然后继之向前或其他方向,而奔跑义主要是借助脚步交错腾空而快速向前。若语境只关注二者的相同特征而忽略不同之处,则“跑”的意义可以两解,若特别关注不同之处,则意义发生变化。将跳跃义和奔跑义的义素列成表1,可以清楚地看到意义是如何变化的,以及意义变化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表1 跳跃义、奔跑义义素构成比较

	{ 跳跃 }	{ 奔跑 }
核心义素	[快速][离开附着面腾空]	[快速][向前(至某地)]
必要义素1	[单/双/四足][同时]	[双/四足][非同时]
必要义素2	[向上/向前(至某地)]	[离开附着面腾空]

从表1中可以看出,自跳跃义演变为奔跑义,主要是义素配置方式(或语义特征/成分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跳跃义的必要义素2[向前(至某地)](实际为跳跃行为的后续行为)变成了奔跑义的核心义素之一,而跳跃义的核心义素之一[离开附着面腾空]变成了奔跑义的必要义素2(实际为奔跑行为的起始行为)。必要义素1中有步态腾空[同时]和[非同时]的区别,这主要是就人以及其他双足动物而言,就四足动物来说,这个区别几乎不存在,可以说,连续向

^⑨ 《玉山璞稿》(四库全书本)和《玉山逸稿》(清嘉庆四至十六年桐川顾氏刻读画斋丛书本)卷4所收此诗“跑”皆作“抱”。作“抱”则先见“白蛤蟆”后见“黄金毬”不符合月亮刚升起时的变化景象。

^⑩ 该剧原题郑德辉撰,据欧阳光(1991)的研究,作者为无名氏。

前的跳跃即是奔跑。这就是为什么“跑”之奔跑义开始只用于动物,而后才用于人。^⑪

由于跳跃义和奔跑义主要是义素配置方式不同,因此,“跑”只要用于合适的语境,如例(15)(16)(17)等(描写动物善于跑、跳或快速移动的习性或状态),就获得了双重解释的空间,意义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语用条件下发生的。将“跑”理解为奔跑义或按奔跑义来使用,其实就是重新配置了该词的义素构成,或调整了该词的语义成分结构,尤其是核心义素的构成。之所以容许这种调整,除了合适的语境因素,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两个义位的核心义素中有共同义素[快速],且不同的义素[离开附着面腾空]和[向前(至某地)]共享上位义素[位移]。正是这关键的一点使我们看到,汉语史中,不只是“跑”发生了这种变化,还有不少具有跳跃义的词都引申出了疾走义([快速位移])。

4. 其他跳跃义的词引申出疾走义

从上节分析可看出,跳跃这一行为具有瞬间快速位移的特征,因而不少表示跳跃义的词,如“跳、躡、蹶、躡、躡、躡”等,都引申出疾走义,或兼有迅疾义。依次举例说明如下。

4.1 跳

“跳”在上古有二义。^⑫《说文·足部》:“跳,躡也。一曰跃也。”第一个意思指跛行。《荀子·非相》:“禹跳,汤偏,尧舜参牟子。”另一个意思即跳跃。《楚辞·九辩》:“见执轡者非其人兮,故駟跳而远去。”“駟跳”即跳跃。后引申为疾走或迅疾义。如:

- (26) 至梁,闻汉遣灌将军屯荥阳,泽还兵备西界,遂跳驱至长安。(《史记·荆燕世家》)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跳驱,驰至长安也。”司马贞索隐“跳,谓疾去也。”
- (27) 或有踰埃赴轍,霆骇电灭,蹶地远群,闇跳独绝。(《文选·傅毅〈舞赋〉》)李善注“郑玄《尚书》五行传》曰‘跳,行疾貌。’闇跳独绝,言行急无比也。”
- (28) 浑瑊伏兵漠谷,引数十骑跳攻长安,泚大惊,踣榻前。(《新唐书·逆臣传中·朱泚》)
- (29) 与刘文静击屈突通于潼关,通将奔洛阳,顺德跳追桃林,执通以献,遂定陕县。(《新唐书·长孙顺德传》)

^⑪ “跑”经历了{蹶踏}M1→{跳跃}M2→{奔跑}M3的引申过程,促动前后两个阶段意义引申的机制都是转喻。这三个概念之间有层层蕴含关系,即M1⊂M2⊂M3,{蹶踏}是{跳跃}的终点,{跳跃}是{奔跑}的起点。由此可见,转喻其实就是蕴含推理。(匿名审稿人指出,“壶开了”转喻水开了,“壶”与“水”没有蕴含关系。从“壶”的指称义来看,确实如此,但从其功用义(装水或烧水)来看,是有蕴含关系的。)Traugott和Dasher(2002:34)认为在线语用机制转喻化包括诱导推理和(交互)主观化,贝罗贝、李明(2008:4)发现“相当一部分语义演变的特点是:新义M2蕴涵(entail)源义M1,即M2⊃M1”。“跑”的意义引申(当然不涉及主观化)印证了他们的观点,也印证了蒋绍愚(2005/2012:147)所说的语境中“词义的偏移积累得多了,就会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固定的词义”。

^⑫ “跳”还用来表示“逃”,《史记·高祖本纪》:“汉王跳,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音逃。”后来有方言由逃义引申出疾走义,如明代《江南志书·苏州府》:“走字义,郡城曰奔,吴江曰跳,常熟曰跑,昆山曰跌,太仓、崇明、嘉定俱曰躡,皆方言也。”(《古今图书集成·字学典》卷145,方言部汇考三,5938页)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6549页)引洪武十二年《苏州府志》:“谓走曰奔,昆山曰跌,常熟曰跑,吴江曰跳。”又引1916年《浦江县志稿》:“疾走曰跳。”并指出浙江新昌也说“跳”。本文初稿误解了上引吴方言文献中的“跳”字,以为是跳跃义之引申用法,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此“跳”实为“逃”之异体字,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反映多处如宜兴、崇明、崑县、太平等地用“逃”表示奔跑义。杜翔研究员亦告诉笔者,其家乡浦江话的说法与“突”(定母字)同音,和1916年《浦江县志稿》所记不同。

例(26)(27)的古注已指出“跳”为疾去或行疾义。例(28)(29)中的“跳攻”“跳追”《汉语大词典》分别解释为急速奔袭、急速追逐。

现代徽语(安徽绩溪)、闽语(福建寿宁)用“跳”表示奔跑义。绩溪话的例子如:

- (30) 该朝赛跑,算你跳的顶快今天赛跑,数你跑得最快。(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6549页)
(31) 狗倍人跳的快,尔不消狠劲跳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4825页)
(32) 好好叫地行,囊跳!好好地走,不要跑!(赵日新《绩溪荆州方言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295页)

福建寿宁话的例子如《寿宁县志·方言》(鹭江出版社,1992年)所收词汇及搭配:

- (33) 跳跑 偷跳逃走(761页) 通穴跳、尽穴跳到处跑(764页)

4.2 躐

《说文·走部》:“躐,远也。从走卓声。”引申为跳。玄应《一切经音义》卷1“七卓”：“躐,跳也。郭璞曰:躐谓悬擲^⑬也。”例如:

- (34) 犷麇猱然,腾躐飞超。(《文选·左思《吴都赋》)《集注》引《音决》:“躐,吐角、吐孝二反。”(《古音汇纂》2167页)五臣注“躐,敕教反。”
(35) 思假足兮虎豹,超阻绝兮凌躐。(唐·元结《望仙府》)

又引申出疾走义,《集韵·觉韵》:“躐,疾走也。竹角切(此音承自吐角反)。”例如:

- (36) 知古佹僂,躐于庭中,四顾逊谢,噤言狎至,仅得出门。(《太平广记》卷455引《三水小牋》)

4.3 蹶

上文2.4节已论及“蹶”有跳跃义。又如:

- (37) 吏陈斧质于东间,不欲杀之,而欲去之。狐援闻而蹶往过之。(《吕氏春秋·贵直》)^⑭

引申为疾走。如:

- (38) 臣闻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国语·越语下》)韦昭注“蹶,走也。”
(39) 或蹶或啄,时行时止。(《文选·潘岳《射雉赋》)李善注引贾逵曰“蹶,走也。”

又引申为行动急遽的样子。例如:

- (40) 将即席,容毋怍,……衣毋拔,足毋蹶。(《礼记·曲礼上》)郑玄注“蹶,行遽貌。”
(41) 纵驰骋骋,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一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文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李善注“济曰:蹶,疾也。言过都国,疾如行历一小块之间。”

4.4 躐

“躐”有跳跃义。例如:

- (42) 熊经鸟伸,鳧浴蟻躐,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淮南子·精神训》)
(43) 低印天蟠裾以骄警兮,拙折隆穷躐以连卷。(《汉书·司马相如传下》)颜师古注引张揖曰“躐,跳也。”
(44) 十步两躐跃,三呼一交兵。(李白《东海有勇妇》)

也表示疾行貌。如:

- (45)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躐如也。(《论语·乡党》)皇侃《义疏》引江熙云“不暇闲步,躐,速貌也。”
(46) 庄周曰“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蹇裳躐步,执弹而留之。(《庄子·山木》)成玄英疏:“躐步,犹疾行也。”

按引申顺序,当先有跳跃义,后有疾行义,但目前所见文献用例表示疾行义的更早。

^⑬ “擲”同“擲”,跳跃义。如《世说新语·假谲》:“(操)与绍还出,失道坠积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遽迫自擲出,遂以俱免。”元戴表元《邻峰》诗:“鹿穷有狂奔,虎毙犹怒擲。”

^⑭ 高诱注“蹶,颠蹶走往也。”释“蹶”为跌倒。王念孙《广雅疏证》卷2、徐灏《说文解字注笺》皆引此例释为跳。

4.5 躡

《说文·足部》：“躡，跳也。”《方言》卷一：“躡，跳也。”也表示行疾貌，《玉篇·足部》：“躡，急行貌。”《集韵·未韵》：“躡，行疾貌。方未切。或作躡。”文献用例如：

(47) 于是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躡穷发，跋莽野，制晦清，分龙断而戒之。（宋·罗泌《路史》卷12）

4.6 蹻

《说文·足部》：“蹻，跳也。”《方言》卷1：“蹻，跳也。陈郑之间曰蹻。”文献用例写作“摇”：

(48)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楚辞·九章》）

(49) 龙形而似人，群行而奋摇，忽来到吾前，伸臂而舞手。（汉·王延寿《梦赋》，《艺文类聚》卷79）

王念孙《广雅疏证》卷2“蹻，跳也”条读以上二例“摇”为“蹻”。而“蹻”又与“遥”同，都有迅疾或疾行义。《广雅》卷1：“蹻，疾也。”《方言》卷2：“速、逞、摇扇，疾也。东齐海岱之间曰速，燕之外鄙朝鲜洌水之间曰摇扇，楚曰逞。”钱绎笺疏“卷5云：扇，自关而东谓之箠。箠之言速也。《说文》：‘速，疾也。’”又卷6“汨、遥，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或曰遥。”文献用例如：

(50) 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是故疾而不摇，远而不劳，四支不动，聪明不损，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淮南子·原道》）

(51) 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逢兴轻举，登遐倒景，览观县圃，浮游蓬莱。（《汉书·班固传》）颜师古注：“逢，古遥字也。兴，起也。谓起而远去也。”

例(51)王念孙认为颜师古释义有误。《读书杂志》卷四之五“念孙案，遥兴者，疾兴也。疾兴与轻举义正相承。此但言其疾兴轻举，下文登遐倒景，乃言其远去耳。”“遥”训疾速的用例又如：

(52) 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微兮，遥曾击而去之。（贾谊《吊屈原赋》）

梁章钜《文选旁证》卷46“《淮南·览冥篇》：‘凤凰曾逝万仞之上。’高注‘曾，犹高也。’高击谓上击也。宋玉《对楚王问》曰‘凤凰上击九千里’是也。……遥者，疾也。……此言凤凰必览德辉而后下，若见细德之险微，则速高击而去之。如训遥为远，亦失之。”

4.7 小结

以上六个字说明“跑”从跳跃义引申出奔跑、疾行义不是孤例，尤其是闽语、徽语等方言中以“跳”表示奔跑，是极有力的旁证。

5. “跑”字表示奔跑义的音义关系

5.1 “跑”从平声变为上声的时间

从3.1节所引宋人三例(15)(16)(17)可知，“跑”从跳跃义引申出奔跑义时是个平声字。虽读平声，但与“薄交切，足跑地”的“跑”在意义上没有关系。

最早记录“跑”字表示奔跑义的工具书是原题宋蓑斐轩本《词林韵释》，其“十一箫韶平声”载“跑，蹻也，急走。”与“袍炮咆庖匏”等字同音。查该书清嘉庆宛委别藏本，书末有嘉庆庚午江都秦恩复跋，说此书宋《艺文志》不载，专为北曲而设，与《中原音韵》略同，疑出于元明之际，谬托南宋初年刊本。据赵荫棠(1930/2015、1931/2015)考证，该书为明成化十九年(1483)陈铎所编(参看李新魁、麦耘，1993:356；何九盈，2006:190)。稍后有《中州全韵》^⑮“萧豪韵阳平声”：“跑，疾走也。”(转引自《古音汇纂》2178页)由此可知，到明代中期，“跑”表示奔跑义仍为平声。下引徐渭(1521—1593)诗中“跑”与“高”“桥”押韵，亦可证。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⑮ 明范善濬著，约在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1498)成书，据吴新雷《中国昆剧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911页。

(53) 爱看钻天鹞子高 不知前后只知跑。风吹昨夜棠梨折 卧刺如针伏板桥。(《郭恕先为富人子作风鸢图》诗之一,《徐文长文集》卷12 续修四库明刻本,307页)

大概就在明代万历年间,“跑”表示奔跑义开始念上声了。如(54)(55)所示:

(54) 【村里逐鼓】又则见犬忝下平坡 猛然间过却山坳。三匠蓬蒿 搜动那兽群惊扰 高材疾足各逞雄骁。马似龙飞 箭如猬落。一时间人儿又闹 犬儿又叫 兽儿又跑。这兽群呵若不是赶倒 多应是射倒。(明·郑之珍《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卷下“打猎见犬”^⑩)

(55) 【赛卢医诗云】这个妇人家生得好 跟我去不用恼 前路上撞着人 快些儿跑跑跑。(元·王仲文《教孝子贤母不认尸》明·臧懋循(1550—1620)编《元曲选》,万历刻本)

例(54)“跑”与“倒”押韵^⑩(55)“跑”与“好”“恼”押韵,可知已读为上声。例(55)虽为元曲用例,但很可能是臧懋循校订的结果。

目前所见最早明确记录“跑”字读上声的韵书,是明代北京人徐孝所作《合并字学集韵》,刊行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该书卷3保韵滂母“跑,坡保切。俗急奔走也。”这应是现今普通话读音的直接来源。在此之前有安徽广德人濮阳来《韵学大成》,书成于万历戊寅年(1578),该书卷4“萧豪”韵“抛”母上声“趟,疾走也。”“趟”当为“跑”的异体。之后有安徽桐城人方以智《切韵声原》(作于崇祯十四年(1641),见《通雅》卷50),其“爇夭”韵图滂母列有“抛袍跑炮雹”,分别对应阴阳上去入五个声调,“跑”读为上声。

清代有河北唐山人樊腾凤《五方元音》,该书年希尧康熙庚寅(1710)增补本卷上“六爇”韵韵母下平声“跑,足疾走。又上声。”^⑪平声可能承自明兰茂《韵略易通》^⑫,上声是口语音,也可能当时口语确有平、上二读。

清代还有郝懿行(1755—1823)《证俗文》记载“秦人言蹴曰跑,《集韵》弼各切,音雹。《博雅》:跑,趵也。《集韵》:趵,音剥。《玉篇》:足击声。‘跑谓之波,立谓之站。’(李翊《俗呼小录》)案跑,大奔也,读庖上声。”(清光绪东路厅署刻本,406页)

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既然奔跑义的“跑”与足刨地的“跑”没有关系,其平声读法从何而来?第二,“跑”怎么从平声变成上声的?

5.2 “跑”表示奔跑义读平声是常用口语音替代传统标准音的结果

“跑”之奔跑义来源于跳跃义,而跳跃义来源于蹴踏义。表示蹴踏义时,“跑”是一个入声字。《广韵·觉韵》:“跑,蒲角切。秦人言蹴。”《集韵·觉韵》:“《博雅》:‘跑,趵也。’一曰蹶之也。蒲角切。”值得注意的是,《集韵·爻韵》:“跑,蹴也。蒲交切。”与“庖”同音。也就是说,在《集韵》中,表示蹴踏义的“跑”有入声、平声二读。宋本《玉篇》和《类篇》中也是如此。《玉

^⑩ 见于明郑之珍(1518—1595,徽州祁门人)万历十年(1582)高石山房刻本,郑氏自刻,276页。又收录于《皖人戏曲选刊·郑之珍卷》,黄山书社2005,477页。

^⑪ 匿名审稿人指出,此例“入韵字恐怕不仅仅是‘跑’和‘倒’,前面各句也都是押韵的,入韵字有:坳,蒿,扰,骁,落,闹,叫。这样看来,这首曲子很可能是平、上、去声通押的。果若如此,则此例不能证明‘跑’已读上声。”这首曲子确应是平仄通押,虽然“跑”之前后入韵字(落,闹,叫;倒)都是仄声,但该字念上声的可能性要大打折扣。存此待考。

^⑫ 据龙庄伟(1988)考定,此书作于顺治十一年(1654)到康熙三年(1664)之间。樊腾凤原本文秀堂版(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缺卷下六爇首页(声母梆柳木风所在页),因而“跑”字上声又音,不知是原本就有,还是年希尧增补的。感谢赵彤兄指出此点,并为笔者提供文秀堂本电子版及该书版本考证的文章。

^⑬ 樊腾凤在《五方元音》自序中说“因按《韵略》一书,引而伸之,法虽浅陋,理近精详。”该书成于正统七年(1442),卷下十六萧豪韵破母平声“跑,足跑地。”(明嘉靖三十二年高岐刻本)

篇·足部):“跑,蒲笃切。蹠也。又蒲包切。”《类篇·足部》:“跑,蒲交切,蹠也。又蒲沃切,《博雅》‘跑也’。又弼角切。”更值得注意的是,《集韵》与《类篇》《玉篇》都没有收“跑”之足创地义。我们推测,足创地义是后起的、在宋代口语中很常用的意义,不具有查考价值,因而未收;而蹠踏义不太常用,表示该义的读音也不常听到,因此,一般人见到蹠踏义的“跑”也读作了口语中常听到的平声。^{②0}《类篇》将平声列为主要读音,入声列为又音,反映了这种变化。

音义关系的类似变化,并非仅有“跑”字,且看“暴”字在以上三书中的记载。

“暴”在《广韵》中有二音,《广韵·屋韵》:“暴,日干也,蒲木切。”又《号韵》:“暴,侵暴,猝也,急也。薄报切。”入声和去声意义不同。《集韵》中也有入、去二读。入声有三个反切,《集韵·屋韵》:“暴,日干也。或作暴。步木切。”《沃韵》:“暴,日干也。蒲沃切。”《铎韵》:“暴,日干也。白各切。《周礼》:‘春暴练。’刘昌宗读。”去声,《集韵·号韵》:“暴,《说文》:‘晞也。’或作暴。薄报切。”去声意义与入声相同,都是曝晒义,未收侵暴等义。《玉篇·日部》:“暴,步十切,晒也,晞也。又蒲报切。暴,同上。曝,俗。”《类篇·日部》:“暴,薄报切,《说文》:‘晞也。’或作暴。又步木切,日干也。又白各切,《周礼》:‘春暴练。’刘昌宗读。”《玉篇》《类篇》也未收侵暴等义,而曝晒义都有去声读法。《类篇》将去声读法列为主要读音,反映当时口语中去声可能已取代入声。这一变化唐代已开始。《慧琳音义》卷25引云公《大般涅槃经音义》“日暴”注“暴,蒲冒反。”又卷61“暴晒”注“暴,袍冒反。”(参看《古音汇纂》885页)

“跑”“暴”这类音义匹配关系的变化是口语发音偏离古典传统、习非成是的表现。赵元任(1961/1985:53)认为“脱离传统标准最重要的因素是‘一字一音’的趋势。”赵先生在1961年的演说中就提到了“暴晒”的“暴”正确发音^{②1}是 puh,而“暴露”的“暴”他听到的一直是 baw,跟“凶暴”的“暴”发音一样。赵先生还举了其他的例子,如“一切”的“切”(中古 ts^hiei→现代 chih)说成“切肉”的“切”(中古 ts^hiet→现代 chie);“滑稽”的“滑”(guu)念成“光滑”的“滑”(hwa);“看护”的“看”(kan)有人念成“看见”的“看”(kan);“胜任”的“胜”(sheng)多数人发成“胜利”的“胜”(sheng);等等。这种常用口语音替代传统标准音的变化可能自唐代以来就一直存在,“跑蹠”的“跑”(蒲角切)宋代念成“跑地”的“跑”(蒲交切)即是其中一例。

《全宋诗》中用“跑”的诗句共35例,创地义24例,创抓义2例,如前文例(5),又如苏洵《自尤》:“虎跑牛触不足怪,当自为计免见吞。深居高堂闭重键,牛虎岂解逾墙垣。”其他意义9例,可见创地义的“跑”在宋代更常用。非创地、创抓义的诗句有2.4节例(10),为跳跃义,3.1节例(15)(16)(17)可作跑、跳两解,其余用例如下:

- (56) 我马跑风欲人立,紫丝袍贴黄金勒。(宋·方岳《书梦》,《秋崖集》卷14)
- (57) 千骑马尘跑玉勒,一枝梅影伴香灯。(宋·方回《晓思》)
- (58) 紫塞跑风鬣,青冥纵露翰。(宋·方一夔《秋兴》四首之四)
- (59) 黄熊跑号青兕舞,争欲舐鼎严笞鞭。(宋·袁枢《寄朱晦翁山中丹砂》,古体诗)
- (60) 跃马回宾雁,飞鸱偃蜡猫。初芳得消息,喜气自并包。岂待莺声促,宁忧蝶足跑。先容为桃李,脱

^{②0} 感谢熊燕老师向笔者指出《集韵》异读的复杂性,并表示“跑”字奔跑义的平声读法不可能来源于入声的舒化,使笔者放弃初稿通过《集韵》异读证明平声来源于入声舒化的思路,最终提出现在的看法。

^{②1} 下面注音皆依赵元任原文拼写法,唯将送气符号“改成了上标的^h”。赵举的例子不少在明张位(1538—1605)《问奇集》中已有讨论。该书卷上“误读诸字”：“不胜,胜音升,误圣。”“暴白,暴音卜,入声,误报。暴露,同上,误报。”卷下“假借圈发字音”：“看,音堪,相看,看守。本去声。”“胜,音升,胜任,胜数。本去声。”“切,音砌,一切。本入声。”“暴,音卜,秋阳暴之,表暴,暴白,暴露。本去声。”

迹远萧茅。(宋·韦骥《和孙叔康探梅二十八韵》,古体诗)

例(56)可踏、跳两解;(57)(58)皆奔跑义;(59)当为咆哮义;(60)蹴踏义。这些非创地义的“跑”都读为平声,(60)“跑”与“猫、包、茅”押韵,前文例(17)“跑”与“蛟、坳、嘲”押韵,都是读作常用口语音的反映。

另外,宋元以来“咆哮”常写作“跑踣”“跑哮”(《汉语大词典》失收)，“跑”与“咆”(《广韵》薄交切)同音。例如:

- (61) 虎大寒之月始交,七月而生,性至猛烈。虽遭逐,犹复徘徊顾步。其伤重者,辄跑踣作声而去。(宋·罗愿《尔雅翼》卷18)
- (62) 群虎百出,逢人跑踣,寸寸张罗,层层设弃,于是商旅必不行而赋税无所得。(明·沈一贯《谏变法征利揭帖》,《喙鸣文集·敬事草》卷4,1347页)
- (63) 则愿的驯良纯善,怕的是踢跳湾犇,使不着嘶喊跑哮。(元·高文秀《刘玄德独赴襄阳会》第二折,明脉望馆钞校本)
- (64) 两员将厮杀,正是敌手,堪描堪画。但见寒风闪烁,杀气弥漫,两匹马腾踏跑哮,二员将遮拦贺隔。(《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120回,明容与堂刻本)

下面例(65)显示,南宋史灼将《资治通鉴》中的“咆哮”解释为“跑踣而叫哮”,表明蹴踏义本读入声的“跑”在他的口中已读成平声,可印证《集韵》《玉篇》和《类篇》中的平声读法是当时真实语音的记录。

- (65) 譬如猛兽,自于山林中咆哮跳踣,久当自困,必不敢辄离巢穴,愿陛下勿遣宣慰。(《资治通鉴》卷243唐纪敬宗睿武皇帝)南宋史灼《资治通鉴释文》卷25“咆哮,上蒲交切,下虚交切。跑踣而叫哮也。”

从《集韵》反切可知,“跑”在宋代读入声时为並母觉韵字,拟音为[bɔk],读平声时为並母爻韵字,拟音为[bau]。到元代浊音清化,平分阴阳,“跑”的读音变为阳平[p^hau]。《中原音韵》中“跑”在豪韵,与“袍、炮、鞞、匏”等字同音,反映了这种变化。明代的《词林韵释》继承了这种读法。以上讨论的读音变化可表示为:

- (66) [bɔk]→(被替代为)[bau]→[p^hau]

这里还需要讨论一下《正字通》对“跑”字音义的说明。《正字通·足部》:“跑,搏高切,音包,跳跃也,兽前足搭地也。又效韵音砲,又药韵音樸,义同。省作趯。”又“趯,同跑。《集韵》跑或作趯,旧注跑音包,趯音豹,误。”(康熙二十四年清畏堂刻本)从张自烈(1597—1673,宜春人)的说明中可知,第一,“跑”在当时有平、去、入三个读音,表示的意义却相同;第二,“跑”可以省写为“趯”,二者是异体字关系。查考《集韵·效韵》:“趯,跳躍也。巴校切。”《集韵·沃韵》:“跑,《博雅》:趯也。蒲沃切。”并未说“趯”是“跑”的或体,因此,张自烈可能弄混了“跑、趯”二字的的关系。他说的“旧注”当指《字汇》,《字汇·足部》“趯”(布效切)确实“音豹”,但“跑”(蒲交切)“音庖”不“音包”。敦煌写本P.3906《字宝·入声字》“马跑躡(躡)”：“音包,下(音)竹。”(《古音汇纂》2178页收录的是敦煌写本S.6204)“跑”由并母清化为帮母。^②不知

^② 《字宝》浊声母字既有注不送气清音,也有注送气清音的,如“辨,匹善反。”刘燕文(1985:3-7)认为这反映了唐五代(公元800—945年)西北方音浊声母刚开始清化时的混乱现象。王福堂(2008/2010:188)推测,汉语全浊声母在古代是一种类似于现代吴方言的浊送气音,因缺乏送气、不送气的对立,普遍发生过吴湘两个方言的送气成分弱化以至失落而转化为不送气音的音变;浊声母清化为送气音还是不送气音要看其当时处于音变的哪个阶段。历史上和现代方言中浊声母清化后的种种表现由此得到统一解释。现在福建建瓯“跑”有[pau]和[p^hau]二读(《汉语方言字汇》第二版,175页),马重奇(2018)据《建州八音》(1795)和《建宁方言英汉字典》(1901)编的同音字汇中只有不送气一读,送气当为官话读法。

《正字通》“跑,音包”是否与西北方音有联系,现在赣语区武宁县泉口话古浊声母无论平仄均为不送气清音(陈昌仪,1991:59),与赣语主流特点(古浊声母无论平仄均读送气清音)不同,据此可推测张自烈所注的很可能是他所熟悉的赣语次方言的读音。^{②③}

至于“效韵音砲”,则可能是“跑”字浊入音在赣语或江淮官话(如泰如片)中清化并丢失入声韵尾后的读音。张位(1538—1605,南昌新建人)《问奇集》卷上“误读诸字”:“雨霰,霰音薄,误砲。”“跑音砲”当与此类似。孙耀(安徽宣城人)崇祯十七年(1644)刻本《音韵正讹》卷1“平声姚音”:“跑,行之疾也。又音菹。”这个又音可能也是从古浊入演变而来。

“跑”在《正字通》中还有入声读法(药韵音樸),表明自晚唐五代以来表示蹶踏、跳跃义的传统标准音在方言中还留有痕迹。《龙龕手鑑·足部》仅入声一读“跑音霰(蒲各反)”应是保守做法。章黼(1378—1469,嘉定人)《韵学集成·爻韵》:“跑,足跑地也。蹶也。(蒲交切,宫浊音。《中原雅音》普毛切。)又药韵音霰。”(该书写成于1460年)这个又音反映明代吴语还有浊入一读。《正字通》“药韵音樸(匹各切)”则应是浊入(弼角切或蒲角切)在赣语或江淮官话中清化的反映。根据以上讨论,“跑”字浊入一读在方言历史中可能存在如下演变路径:

(67) a. [bɔk] → [pɔk] → [pɔ] / [pau] / [po]^{②④}(音菹)

b. [bɔk] → [p^hɔk](音樸) → [p^hɔ] / [p^hau] / [p^ho](音砲)

5.3 “跑”表示奔跑义从阳平变成上声是以音别义的结果

上节(66)所示“跑”表示奔跑义读平声来源于表示蹶踏义时发生的非自然音变;而“跑”在官话中从阳平变为上声,则有两种可能,一是循(67b)所示路径从入声变为上声,并逐渐替代阳平;二是以音别义,直接由阳平改读上声。就目前证据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更大。

结合5.1和5.2节考证,将明代中晚期八部韵书中关于“跑”字的读音列表2(见下页)。

表2显示,只有三种韵书有上声读法。《韵学大成》时间最早,作者籍贯安徽广德,属吴语太湖片。该书反映了吴语特征(如全浊声母齐全),也有其序所谓“天下通音”(当为江淮官话)的特征^⑤,因而该书“跑”念上声,当与方以智《切韵声原》中的性质一样,属于江淮官话音

^{②③} 熊燕(2013)考察《正字通》韵类后认为该书音系是以十七世纪南京等江淮官话为基础的读书音,其间有作者母语宜春方言的一些特点。古屋昭弘(1992)分析该书声类后认为全书反切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字音系统,基础方音很可能是十七世纪的赣语。声母方面古全浊声母字无论平仄均与次清声母合流,不过也有例外,有些中古全浊声母字,反切上字不用全浊或次清声母字,而用全清声母字,如“邦味切:倍;之仲切:重;都弄切:洞;纪逆切:极;古吊切:轿”等。按,这几个例外字其声母恰好与江淮官话清化之后读不送气一致。而“跑”字“博高切”,既不合于赣语主流(现在宜春话“跑”读[p^hau²¹],《宜春市志》卷39,海南出版公司1990年版,879页),也不同于江淮官话,是真正的例外。张自烈与方以智为好友,曾相邻而居,商榷学问。据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188页),方为《正字通》初稿(名《字汇辨》)作过序,然而,方之《切韵声原》“跑”为送气上声,亦各有所取。

^{②④} 现在宜春话有一个表示跑义而无字的[ɿpo³³] (见《江西省宜春市志》卷39,海南出版公司1990,877页),是否是由(67a)演变而来的“跑”,或另有来源,尚需研究。

^⑤ 高永安(2007:67)认为《韵学大成》应该是反映安徽郎溪方音的韵书。现在郎溪定埠话、广德甘溪话“跑”都读送气阴上(孟庆惠1997:400,409),而其他吴语区要么不说“跑”,要么就读浊声母阳平调。另,该书声母中日母(仁然)、微母(文晚),高永安(2007:69)分别拟音为[z][v]。据史皓元、游汝杰、顾黔(2006:52),日母、微母不读鼻音,是南部江淮官话的特征,这两个声母在南部江淮官话通语中分别读[z][v]。

的变化,而非吴语。^{②6} 5.1 节例(54)《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作者郑之珍,徽州祁门人)“跑”若读上声,也应是江淮官话,而非祁门徽语。^{②7} 现在的江淮官话大部分还有入声韵尾(-ʔ),个别方言舒化,多数归入去声(冯法强 2017: 163)。由此可推断,明代中晚期官话“跑”念上声来源于入声演变的可能性很小。

表2 “跑”在明代中晚期八部韵书中的读音

文献名称	作/编者及籍贯	著作年代	阳平	上声	其他又音
《青郊杂著》	桑绍良,湖南零陵	万历八年(1581)	音同“炮炮” 髀毛切		
《韵学大成》	濮阳来,安徽广德	万历九年(1582)	跑,足蹴地,音同“袍”	趲,疾走	
《书文音义便考私编》	李登,江苏上元	万历十四年(1587)	豪韵平母,足跑地		
《合并字学集韵》	徐孝,北京	万历三十四年(1606)	蒲毛切,足跑地	坡保切,俗急奔走	白毛切,秦人呼蹴
《西儒耳目资》	金尼阁,法国	天启六年(1626)	p ^h ao, 魄父第七母浊平		
《切韵声原》	方以智,安徽桐城	崇祯十四年(1641)		燻夭韵,滂母	
《韵略汇通》	毕拱辰,山东掖县	崇祯十五年(1642)	音同“庖”		
《音韵正讹》	孙耀,安徽宣城	崇祯十七年(1644)	音同“袍”,行之疾		又音苞

跟《韵学大成》相比,《合并字学集韵》成书时间稍晚,但记载更明确详细。该书没有全浊入声字归入上声(高晓虹 2009: 73),现在河北邢台方言中有个别浊入字,如“仆瀑”今读为上声(刘淑学 2000: 26),但该书又音“白毛切”显示,明代北京话中“跑”字浊入的读法是按照(67a)演变的。因此,可以肯定,《合并字学集韵》中“跑”读上声只可能是从阳平改读而来。改读的促动因素主要是以音别义。

“跑”在明代有三个常用意义:奔跑;跳跃;刨地。跳跃义和刨地义再各举一例。

(68) 按《同安县志》,正德末年有虎患,小坪民有捕石鳞鱼者,夜堕虎穴中。比晓视之,有虎子三,穴深陡,无所缘,自分必死矣。俄而,虎噬一豕入,张目而胥者久之,乃啣其豕为四,三与子,一与捕鱼者,复跑而上。后数归,皆然。捕鱼者始甚苦之,卒勉食。如是者阅六七日。一夕,虎三负其子以出,已,复跃而下,捕鱼者遂跨其背以上,相随至林薄外。(《庶征典》卷170,7595-7596页,《古今图书集成》)

(69) 翼日,果见二虎以爪跑山出泉,甘冽胜常。(宋濂《大慈山虎跑泉铭》)

上下文清楚显示,“跑”在(68)中与后文“跃”呼应,为跳跃义;在(69)中有工具状语(“以爪”)和受事宾语(“山”)限制,为刨地义。这样的例子不会发生歧义,但是有些情况下,却很难判断到底是哪个意思。如:

(70) 【耍孩儿】【三煞】小妮子会撒津,老虔婆惯打刀,投至得轻怜重惜才欢乐。起的迟,一片心,窗下听鸡叫;走的紧,两只腿,阶前似狗跑。那里也人喧闹,怕则怕巡更镇抚,愁则愁截路军牢。(《雍熙乐

^{②6} 与《韵学大成》一样记录吴语从江淮官话输入“跑”的还有清代胡文英(江苏武进人)乾隆二十年(1755)左右成书的《吴下方言考》,该书卷7“夸音泡上声。《玉篇》:夸,往来貌。《说文》:进趣也。案,夸,行之疾也。吴中谓疾行曰夸,俗作跑。”按,胡文英误读“夸”字。《说文·夸部》:“夸,进趣也。从大从十。大十,犹兼十人也。读若滔。”段注:“趣者,疾也。言其进之疾,如兼十人之能也。”《广韵》音土刀切,表示疾行义的吴语本地词,写作“逃”或“跳”(见注11),本字或当为“夸”。

^{②7} 现在祁门话“跑”[p^ho⁵⁵]读阳平,见《祁门县志》790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

府》卷6 A54页)

(71) 二人懽懽喜喜回至路上,只见三藏面磕地,倒在尘埃,白马撒缰,在路傍长嘶跑跳。行李担不见踪迹,慌得八戒跌脚搥胸,大呼小叫。(《西游记》57回,日本排印本946页)

以上二例中的“跑”是奔跑义?创地义?还是跳跃义?殊难断定。这三义中奔跑义最晚出现,为了减少歧义,“跑”表示奔跑义时就由阳平改读为上声了,这个晚起的词义从而获得了独立的音韵地位。

表2(见上页)显示,《韵学大成》中“跑”表示足蹴地是平声,与“袍”(浊母)同音,表示疾走则读为送气上声,字也写作“𨔵”。虽然前为吴语音,后为江淮官话音,但也反映了以音别义的结果。《合并字学集韵》“跑”表示急奔走为上声,表示蹴和足跑地时都为阳平,分别读白毛切和蒲毛切(见该书卷十袍韵帮母、滂母)。该书没有跳跃义的记载,但已充分显示出以音别义的功能及音读变化的历史层次。

另,《合并字学集篇》卷8足部“跑 坡保切。又袍、𨔵、箔三音 蹴也 跑躁。”可知,在明代万历年间,北京话“跑”除了坡保切、蒲毛切、白毛切三音,还有𨔵、箔二音。这两个注音字在《合并集韵》卷9、卷10分别注为“𨔵,箔吾切”“箔,白昨切”。“𨔵(箔吾切)”当是“跑”表示“跑(暴)躁”时的读音。《合并字学集韵》卷9独韵帮母“跑,路也。”此义不明²⁸,但“跑”与“𨔵、勃、僕、櫟、雹、暴、曝、瀑”等字同音。“箔(白昨切)”是表示蹴踏义的文读音,白读即“白毛切”。帮母读音皆循(67a)演变而来,但都不表示奔跑义,与表2《音韵正讹》中“跑”表示行之疾“音袍,又音菹”不同。也就是说,其滂母上声读法只可能是从滂母阳平变调而来。孙玉文(2015:145)认为,“跑”字现今北方话的上声调应是从阳平送气音变来的,是浊音清化之后的变化。这个判断应是正确的。

最后还需要回答,变调的结果为什么偏偏是上声,而不是别的声调?这从《合并字学集韵》²⁹包、保、泡、袍四声滂母字的收字多少或许可以推知原因。阴平包韵滂母字共38个(包括异体字17个),常用字有“胞(胞胎)、抛、脬、泡(水上浮沔)”等。“胞(胞胎)”帮母下也收。保韵滂母字共8个(包括1个异体字),常用的有“跑、剖、砲(军器)”三字,“砲”又收入泡韵滂母下,义同。“剖”又收入剖韵滂母下,义同。泡韵滂母字共50个(包括异体字26个),常用的有“泡、炮、疱、砲”等。袍韵滂母字共70个(包括异体字35个),常用的有“袍、庖、咆、匏、炮、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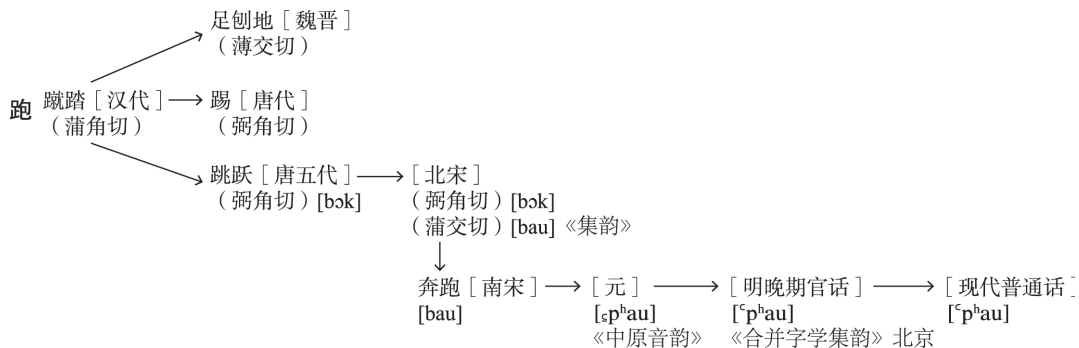
²⁸ “路”很可能是“踳”的误字。《集韵·悞韵》:“踳,蹋也。佗恨切。”

²⁹ 《五方元音》卷上六黎韵帮母上声没有字,其他声调有上声又音的仅下平声“跑”一字。《韵略易通》卷下十六萧豪韵破母上声也没有字。很可能正是这样的声韵调配合格局中的空格吸引“跑”字由阳平改读为上声。《现代汉语词典》pǎo音仅“跑”一字。当然,也有另外两种可能:1)赵彤跟笔者邮件交流时指出,“跑”字浊入一读在口语中可能因清浊交替构词声母很早清化为送气音,然后按北京话清入归上的规律变成上声(如例(67b)所示),与平声并存一段时间后取而代之。这种推测符合音理,困难在于“跑”字送气清入一读目前只见于《正字通》。2)江淮官话的某个次方言阳平调值跟上声接近,在外因促动下,“跑”读为上声。据史皓元、游汝杰、顾黔(2006:123-124),江苏丹徒高资水台村(官话)有些词(桥齐头茶)按照丹阳、金坛吴语方式,由阳平(35)合并到阳上(33)去了。不过,现在该地的“跑”[p^hɔ³⁵]仍读阳平。另据潘渭水(2007:192),闽北建瓯古浊平字“穷才唐平”等)与古清上、次浊上合流,今读21调。建瓯“跑”白读[pau²¹]当合流而来。江淮官话次方言是否发生过类似变化?尚有待研究。若这种推测成立,则北京话变读当受江淮官话影响所致。不过,从目前江淮官话区不少地方(如南京等)仍读阳平而北京及邻近区域(河北、河南、山东等)都读上声来看,音变似乎应起源于北京。感谢熊燕老师分享各方言区“跑”字读音的资料,并指出上声读法的核心区域在北京、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让笔者看到第二种推测所面临的困难。

跑、狍、跑、刨”等。上声同音字最少,将阳平改读为上声,最能起到以音别义的效果。

6. 结语

本文考察了“跑”字表示奔跑义的来源及音义关系。“跑”字音义的变化可表示如下:



如图所示,“跑”字表示奔跑义是在宋代从跳跃义引申而来,与魏晋时代就有的兽足刨地义无关。“跑”字表示蹴踏、跳跃义时本为浊入字,到宋代被误读为浊母平声,因而表示奔跑义时就与足刨地义的音混同了。元代声母清化,读送气阳平。明代晚期,以音别义,由阳平改读为上声。现代普通话继承了这一读音。

参考文献

- 贝罗贝 李明 2008 《语义演变理论与语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研究》,沈阳、冯胜利主编《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
- 陈昌仪 1991 《赣方言概要》,江西教育出版社。
- 冯法强 2017 《近代江淮官话音韵研究及其明代音系构拟》,科学出版社。
- 傅亚庶 2011 《孔丛子校释》,中华书局。
- 高晓虹 2009 《北京话入声字的历史层次》,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高永安 2007 《明清皖南方音研究》,商务印书馆。
- 古屋昭弘 1992 《〈正字通〉和十七世纪的赣方音》,《中国语文》第5期。
- 何九盈 2006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新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黄怀信 1987 《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蒋冀骋 吴福祥 1997 《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
- 蒋绍愚 2005/2012 《从{走}到{跑}的历史更替》,丁邦新、余霭芹主编《汉语史研究:纪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诞论文集》,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美国华盛顿大学;又见蒋绍愚著《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续集》,商务印书馆。
- 李新魁 麦耘 1993 《韵学古籍述要》,陕西人民出版社。
- 刘淑学 2000 《中古入声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 刘燕文 1985 《从敦煌写本〈字宝〉的注音看唐五代西北方音》,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
- 龙庄伟 1988 《略说〈五方元音〉》,《河北师院学报》第2期。
- 马重奇 2018 《清中末期间北建瓯方言音系及其同音字汇》,《春风秋水: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文集(下)》,三联书店。
- 孟庆惠(编) 1997 《安徽省志·方言志》,方志出版社。
- 欧阳光 1991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程咬金斧劈老君堂〉等隋唐故事剧的创作年代辨析》,《剧论》(第2辑),中山大学出版社。

- 潘渭水 2007 《闽北方言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
- 史皓元 游汝杰 顾 黔 2006 《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孙少华 2011 《〈孔丛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孙玉文 2015 《汉语变调构词考辨》,商务印书馆。
- 王福堂 2008/2010 《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送气不送气的问题》,《语言学论丛》(第三十六辑),商务印书馆;又见王福堂著《汉语方言论集》,商务印书馆。
- 王 力 1958/1988 《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又见《王力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
- 熊 燕 2013 《〈正字通〉韵类和十七世纪江淮官话》,《语言学论丛》(第四十七辑),商务印书馆。
- 曾 良 2019 《“跑”的奔跑义来源考》,《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张生汉 2011 《释“趵突”》,《中国语文》第5期。
- 赵荫棠 1930/2015 《蓑斐轩〈词韵〉时代考》,《北平晨报·学园》(12月17、18日);又见范鹏主编、周玉秀编选《陇上学人文存·赵荫棠卷》,甘肃人民出版社。
- 赵荫棠 1931/2015 《蓑斐轩〈词林要韵〉的作者》,《北平晨报·学园》(4月1日);又见范鹏主编、周玉秀编选《陇上学人文存·赵荫棠卷》,甘肃人民出版社。
- 赵元任 1961/1985 《什么是正确的汉语》,《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叶蜚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宗福邦 陈世铄 于 亭(主编) 2019 《古音汇纂》,商务印书馆。
-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Richard B. Dasher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张 雁 北京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ngean@pku.edu.cn

首届简牍学与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兰州举行

2021年8月7日至8日,首届简牍学与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编辑部、甘肃简牍博物馆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来自高校与科研机构的47位学者报告了论文,与会学者围绕“简牍语言文字研究”“甲骨文、金文语言文字研究”“敦煌文书语言文字研究”等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会议开幕式由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周玉秀教授主持。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高年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张伯江教授、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王贵元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马世年教授先后致辞。

本次会议主题报告分别为(以发言顺序为序):张德芳(甘肃简牍博物馆《西北汉晋简牍的出土、整理与出版》)、王启涛(西南民族大学《从秦汉简牍到吐鲁番文献——以“逕”字为例》)、王贵元(中国人民大学《从出土文献看秦统一后的用字规范》)、王志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思诚”新诂》)、唐贤清(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语法研究的民族语言视角》)、张显成(西南大学《西北屯戍汉简所见“赏买”“赏买”研究》)、赵平安(清华大学《谈谈战国简帛整理中隶定的标准问题》)、杨富学(敦煌研究院《“敦煌”名出原始突厥语考辨》)、魏德胜(北京语言大学《从屯戍简帛看“印”“章”的印章义相关引申义》)、黑维强、杨青青(陕西师范大学《蒙古语影响元明契约文书一例分析》)、田河(西北师范大学《武威仪礼简甲本〈服传〉“赞楹柱麋”解》)。

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室主任赵长才研究员做了大会总结。

本届会议的论文将在会后遴选收入《甘肃简牍博物馆馆刊》第二辑(会议专辑)。第二届简牍学与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研究学术研讨会将于两年后在兰州召开。

(洪帅)

Keywords: *Guangyun* (广韵), *zhuang* (庄) group initials, *fanqie*, the medial *r*, third division

DENG Jie and XIE Liuwen, The phonological strata of Middle Chinese *yu* (遇) rhyme words in the Xianghua dialect

Based on the data of five Xianghua dialects spoken in the Hu'nan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honological strata of Middle Chinese *yu* (遇) rhyme words in the Xianghua dialects, and proposes that there exist four strata in total. The first and second strata are inherent and not attested in the surrounding Xiang dialects and Southwestern Mandarin dialects. The existence of the third stratum is possibly relat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surrounding Xiang dialects, and the fourth stratum is more general as it is found in many other Chinese dialects as well.

Keywords: Xianghua dialect, Middle Chinese *yu* (遇) rhyme set, phonological strata

ZHANG Yan, How did the verb *pao* (跑) obtain the meaning of “to ru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source of the word *pao* (跑, “to run”) bears no relation with the word *pao* indicating the digging action of animals. It should be derived from the *pao* meaning “to jump”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which can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fact that many words meaning “to jump” obtained a sense of “to run” in history. Beside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pronunciations of *pao*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various semantic notions.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word *pao* meaning “to jump” was pronounced as [bɔk].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such a pronunciation was replaced by [bau], the vernacular pronunciation of *pao* indicating the digging action of animals by foot, and was then devoiced into [p^hau²] in the Yuan dynasty. The current pronunciation [p^hau³] in Mandarin was derived from [p^hau²]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 *pao* (跑), the relation between sound and meaning, word-formation by the change of tone

WU Xiaoxuan, Multi-version text comparison in the emendation of Qing dynasty opera scripts: Some case studies

Multi-version text comparison is one of the most useful methods in the emendation of ancie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are handwritten Qing dynasty Chinese opera scripts in the Sōkōdō (雙紅堂)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of Tokyo University, and offers new readings of three problematic characters and four words based on different versions of texts. These problematic characters and words are all related to vulgar and corrupted written forms of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can be more efficiently identified by means of multi-version text comparison.

Keywords: multi-version text comparison, opera scripts of the Qing dynasty, problematic characters and words

WANG Maolin and CHEN Rongru, The perception of consonants in Chinese VCV patterns

The paper studies the perception of consonants in Chinese VCV patterns. Segments of varied lengths are taken from the VC and the CV parts. They are used as the stimuli for perception experiment with 33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nasals and unaspirated stops can be correctly identified simply by the transitional cue. The perception of nasals and fricatives varies a lot in different cases, and the perception of aspirated stops is poor. In addition,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confusion pattern of consonant perception suggests that consonant confusion is also related with the transitional cue.

Keywords: (consonant) perception, place of articulation, manner of articulation